喜欢走在路

遇见

我的车刚在路边停下,周秀成就 迎上来和我打招呼。

我笑着伸出手去,他却搓了搓双手,又在工作服上揩了揩,才把手伸向我。那是一双粗大的手,皮肤粗糙,布满老茧,轻轻一握,便感受到其中的沉

午后两点多,太阳躲到厚厚的云层后面,车辆陆续从身边驶过,卷起一阵阵灰尘。当时,周秀成正和另外两个同事在切割路面,切割机发出巨大的轰鸣,站在不远处,能感觉到路面的颤动

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秀成。周秀成不善言辞,说一会儿话就停下来,似乎想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。他一再强调:"我就是个平凡的养路工,没什么好说的。"他成年累月和泥土、沙子、石头打交道,人也像泥土一样质朴。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,我记录下几个片段。

周秀成 1984 年 4 月进入养路工班,2005 年成为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公路管理局养护站站长。铁锹、镰刀、锄头,他已经三十七年不离手。除了家中有急事,三十七年来他从没休过假,至少有一半甚至更多的时间是在公路上。一位同事说:"路,是他的另一个家。"

2015年迎"国检"(全国干线公路养护管理检查)期间,周秀成带领同事没日没夜地奋战。那段日子是"两头黑",一连干了几个月,人已经疲惫到了极点。他清楚地记得,11月29日上午,当时他正在疏理一条水沟,突然眼前一黑,整个人一下倒在路上。同事们吓坏了,赶紧将他送往医院。周秀

成嘴巴和鼻子不停地流血,胸前染红了一大块,送去医院的路上,大家急得不得了,担心他挺不过来。经诊断,周秀成是突发脑溢血,住了二十多天院,才捡回一条命。出院后,局里安排他在家休养,但他坐不住,又偷偷去了工地上。"天天坐在家里,心里发慌,你让我去路上,干点轻活零活,心里踏实了,反而有利于身体的恢复。"周秀成的话和他的人一样实力

有一年2月,花垣县涨大水,G319国道出现了一处大塌方,交通中断。按正常的速度,需要两个月来修复。因为有很多厂矿的车辆要通行,州里面希望一个月内恢复交通。周秀成知道这个任务很艰巨,他没有抱怨,和同事一起扎营在工地上。有时候拖材料的车陷进水坑里,得下到齐腰深的水里填石头。工棚十分简陋,晚上蚊子黑压压的,夸张点说,一伸手就能抓一把。有一天半夜,周秀成被蚊子吵醒,他拧亮手电筒一照,发现被子上居然盘着一条蛇,吓得他冷汗直冒。他使劲把被子一掀,蛇是弄走了,但整个下半夜,他一直睡不着。

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,最终,只用了十二天,就恢复了交通。

看得出,周秀成是个乐观的人,微胖的身材,国字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。但有一件事,是他心里深埋着的痛。

那是1990年,他的儿子才三岁。周秀成整天在路上奔走,妻子就在工班做饭,两人都没有时间照顾孩子,只好让儿子整天跟着他,他走到哪儿,儿子就跟到哪儿。他一再告诉儿子,只能在路边玩,不能去路中间,那里有车子,很危险。儿子一直都很乖巧,从不去路中间玩,再加上路上活多,慢慢地周秀成就放松了警惕。有一天他正在路边铲草,本来在路边玩的儿子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路中间,这时,一辆摩托车冲了过来,将儿子撞倒在地。儿子右腿膝盖被撞伤,走路因此受到影响。

"每次想到这件事,我就心痛,是我欠儿子的。"说到这里,周秀成声音哽咽,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。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,我递给他一张纸巾,他摆了摆手,用衫袖擦了下眼睛,表情缓和下来:"没事,都过去了。"

周秀成不仅舍得干,还好学。平时,他喜欢看一些有关公路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的书籍。对学习这件事,周秀成有他自己的看法:"农民种地也要学习,不学习种不好地。我们养路工,如果不学习,怎么养好路?"

他结合平日的实践,总结出了一套实用的工作方法。比如在修补路面时,他说,斜洞要正补,歪洞要方补。针对沥青和水泥路面挖补,他总结出十几项规范要求,并要求职工严格按规范施工。平时开会,他反复念叨:"要把路养好,就要按规范施工,莫想着偷懒。要是返工,付出的时间和劳力更多。"因为技术过硬,他多次代表州公路局参加全省公路养护技能比赛,屡次获奖,并荣获全省"十佳养路工"、湖南省"最美公路人"称号

"我喜欢养路,喜欢走在路上,清早出去,傍晚回来。我这辈子,没想过干别的。"临别时,周秀成没说什么客套话,只是朝我挥了挥手,转身又走向机器轰鸣的工地……

我的邻居是战斗英雄

陈荣力



大刘明当然不姓大,那时我父亲所在的棉花加工厂有两位同名同姓的刘明,为了方便区分,一位叫大刘明,另一位便叫小刘明。

大刘明是我父亲一辈的人,与我父亲 共事几十年,是看着我们这一辈出生、长大的,按道理我们该叫他一声刘明伯或刘明 叔。但或许因为太过熟稔,厂里所有人以 及我们这个浙东小镇(浙江上虞崧厦镇)上 的一些孩子,人前人后都爱叫他大刘明。 大刘明也不在乎,谁叫他,都顺口应着。

我家与大刘明家做了三十多年的邻居。细细想来,大刘明与我父辈的许多人一样过着平凡普通的日子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,他有两点让我印象较深。

第一是严肃。大刘明不苟言笑,总是板着一张面孔。大刘明家在临街路的前面一进,屋前有一个廊亭。这里既热闹又可遮阳避雨,小孩们爱在这里玩耍。但如若我们远远瞧见大刘明拎着两壶热水回家,就迅速作鸟兽散。当中逃得最快的,自然是大刘明的几个儿子,他们当中谁要是慢了几步,说不定头上就是一记"毛栗子"(当地方言,用手指弹击脑门)。

我们之所以对个头并不高的大刘明有 点害怕甚至畏惧,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见识 过负责安全保卫的大刘明在工厂里的严厉 和较真儿。

我们这个棉花加工厂是杭州湾沿线几个县中规模最大的棉花加工厂。厂子大,好玩的东西也多。棉花堆里捉迷藏、剥绒机下抓棉铃虫、消防池旁打水仗、输棉管上要杂技等等,都是孩子们乐此不疲的节目。但只要看见大刘明在车间和工厂四周不停转悠的身影,或远远听见他的声音,大家很快就四散而去。也有调皮的,捉迷藏时一直寻不到对方,但只要喊一声:"大刘明来了!"藏得很好的那位便立马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

在棉花加工厂玩,存在安全隐患。有大型机械是其一。此外,棉花是易燃物,如果小孩玩火引发火灾,后果不堪设想。现在想想,如若大刘明那时不是这样严格,甚至有点凶,发生事故怕不是一桩两桩。

大刘明不抽烟,也很少喝酒,偶尔在厂里的食堂买一两份菜,也大多是豆腐、萝卜之类,很少有肉或鱼。节俭是大刘明的另

大刘明老家在苏北,新中国成立后 他转业到省工程局,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调到我们这个浙东小镇的棉花加工厂。 大刘明有五个儿子,妻子没有工作,一家 七口全靠他一人每月四五十元的工资,生 活的拮据可想而知。正因如此,大刘明一 年四季穿的工作服总比别人旧一些、破一 些,补丁也总多几块。刚发的新工作服, 或稍好一点的衣服,他都要留下来给儿子



在我们这个小镇上生活了六十多年的 大刘明,是个默默无闻的存在。虽然他是 小镇绝少的几位离休干部之一,但大刘明 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是个貌不惊人、名不贯 耳的邻居老头而已。像我们这辈,随着时 间的推移,差不多都快要忘记大刘明这个

如果不是不久前,大刘明的老家江苏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的一次专程造访,这样的"默默无闻"和"都要忘记"终将定格为一帧泛黄的底片。前不久,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寻访盱眙籍新四军将士,在他们敲开九十六岁的大刘明家门的同时,也向我们揭开了大刘明那段鲜为人知,也从未被他自己和家人提及的峥嵘岁月。

1944年9月,十九岁的大刘明在乡长 王秀恩的带领下,与同乡四十多位青年一 起,离开洪泽湖畔的家乡,参加了新四军。 在新四军二纵队四师十二团一连,大刘明 先后任战士、副班长、班长,跟随部队转战 于安徽、江苏一带抗击日伪军。1945年 初,部队转移到山东韩庄,伺机歼敌。因作 战勇敢,表现出色,1945年4月,入伍才半 年多的大刘明经王秀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 党,是同批人伍的战士中最早入党的。抗 战胜利后,大刘明又投身到解放战争中,任 华东野战军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副 排长、新兵团副排长,先后参加了孟良崮、 莱芜、诸城、淮海、渡江等著名战役,并参加 了六十一师攻打普陀山六横岛和桃花岛的 战斗,后于1952年复员转业。

战争的烽火淬炼了大刘明的意志,生死的考验锤炼了大刘明的党性。在硝烟弥漫的解放战争战场上,在炮火连天的几十次战斗中,年轻的共产党员大刘明冲锋在前、出生人死。孟良崮战役围歼国民党军七十四师,参与打阻击战的大刘明,荣立个人二等功。解放杭州时,大刘明随部队抢占和控制南北交通要道——钱塘江大桥,截断了沪杭敌军南逃之路,又荣立个人三等功。

在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中,有三件事 在大刘明的生命里刻下深深的烙印。 一是带领他参加新四军、介绍他人党的王秀恩同志的牺牲。1946年,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时,王秀恩在一次激烈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。王秀恩的牺牲,让大刘明感受到战争的残酷,也更激起他杀敌制胜的决心。

二是自己的负伤。在山东诸城战役的一场巷战中,大刘明和战友冲进一个院子进行搜索,突然,敌军的一个手榴弹掷了进来,猝不及防,弹片击中大刘明的腰部和小腿。支前民工抬着大刘明转移途中,又遇上敌机狂轰滥炸,危急之际,民工冒死扑在了大刘明身上。这次负伤,让大刘明亲身见证了军民血肉深情,也让大刘明对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的真理有了至深的感悟。

三是一次战斗后遭遇的一件小事。淮海战役一次战斗后,国民党军队四处溃逃,大刘明与战友们乘胜追击进入一个村庄。那天,村庄里正好有一户人家在办喜酒,听到枪炮声,村庄里的老百姓匆忙躲藏,办喜酒的那户人家甚至连大门都来不及关。虽然连日战斗,战士们早已饥肠辘辘,但看到空无一人的院子里满桌的酒菜,没有一个战士迈进去半步。大家就坐在屋檐下咬着自己带的卷饼。比起流血和牺牲,这件小事或许不值一提,但恰恰是这件不值一提的小事,让大刘明对人民军队的纪律、作风和素质,对人民军队为什么能战无不胜,有了生动、鲜活的认知。

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的同志专程寻访 大刘明后,起初我也和小镇上的不少人一 样,对我们熟知的那位大刘明有点费解。 一个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出生人死的 战斗英雄,一个是普普通通的小个子邻居 老头,两者之间似乎很难画上等号。然而 在详细了解了大刘明那段历史后,尤其是 当面聆听了大刘明讲述他生命中最难忘的 三件事之后,我豁然明白了。战斗英雄大 刘明和邻居老头大刘明,完全可以画上等 号,其理想信念、价值追求和品行操守一以 贯之。

平平常常、默默无闻的大刘明,尽管生活俭朴,但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充实和强大

的。每每面对军功章和身上的伤疤,我想,他会不断想起那烽火硝烟的岁月,牺牲的王秀恩,扑在他身上的支前民工,还有面对满桌的酒菜却坐在屋檐下咬卷饼的战友……这种种刻骨铭心,让从不居功自傲、有困难自己克服、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、安于清贫生活,成为大刘明的人生准则和自觉操守。由此,我也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在棉花加工厂做人事助理时遇到的一件事。

棉花加工有淡旺季之分,淡季不加工棉花,以检修机器为主,每年的十一月至次年的一月则为加工棉花的旺季。旺季来临,生产所需,得找一批干活的临时工。为照顾本厂职工,临时工大都面向职工家属。为公平起见,每年旺季的临时工基本轮换着做。那年的临时工名单公布时,却没有本该轮到的大刘明的妻子。大刘明得知后,向负责公布名单的我询问原因。我告诉他,有位家庭困难的职工向厂里申请,厂里优先安排了。大刘明点点头,走了。

因为是前后进的邻居,这天晚上我听见大刘明夫妻俩在争吵。我想,大刘明家其实也不宽裕,日子也过得紧,也许第二天,大刘明会去找厂里说情。但是接下来的日子里,大刘明一直没有任何动静。事后我与大刘明的儿子聊起此事,他说:"我爸一个劲地向我妈解释,先紧着同事们吧,我们明年还有机会。"

其实,即使盱眙县新四军研究会来过之后,大刘明在小镇上也依然是那个貌不惊人、平常普通的邻居老头。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,镇上的许多人对大刘明曾经的过往也会渐渐淡忘,大刘明对此亦不会在意。但我相信历史终究不会忘记。

如果说大刘明昔日的辉煌是大字的一 撇,他此后在小镇默默无闻的岁月是大字的另一捺,那上面的一横,正是大刘明—— 一个新四军老战士和有着七十六年党龄的 共产党员走过的坚定的足印。

大刘明者,大写的刘明,大写的人生也! 上图为浙江上虞风光。

影像中国

多味斋

烧饼,特别的风味

魏新

家乡山东曹县位于鲁豫交界,那里有许多特别的风味。食材上,曹县并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既无山珍,又缺海味。小时候,唯一能够吃到的"海鲜",就是海米。捏上几粒,打个鸡蛋汤,就算是咸鲜的大海味道。但是,普通的牛羊肉,曹县人都能做出各种花样来,甚至,到处都有的烧饼,在曹县,也风格独具。

曹县人管做烧饼,叫"打烧饼"。或许,是因为曹县是武术之乡,师傅们做烧饼的过程颇具观赏性,有功夫片中武林高手的风范,所以,做烧饼成了"打烧饼"。在曹县,不管是县城还是乡村,到处都有"打烧饼"的小摊,一条案板,一个铁皮焊成的炉子,就可以"开打"了。每到此时,都可看到烧饼师傅一套行云流水的"表演":用小麦精粉和好面,先揉团,揪剂子,把面剂子分

三四层,中间包上香油、盐、茴香、花椒等佐料调和成的油瓤,用掌心把面团迅速按成饼状,再用刀沿面饼边均匀地切一圈花边,盘好边沿,就可在烧饼表面涂上一层糖稀,粘上芝麻,"啪啪"地贴到炉壁上。等烧饼烤好,一个个铲下来,烧饼表面黄中透红,用手揭开,盖儿、芯儿、底儿层层分离,外酥里嫩,香气扑鼻。

刚出炉的烧饼既烫手,又烫嘴,却又最好吃。经过一番等待,"馋虫"早就涌到了舌尖,让人顾不了太多。有好几次,我就站在炉边,双手把烧饼来回倒腾,龇着牙,呼着气,再烫也要咬上几口。虽吃相不雅,但美食的诱惑,实在难以抗拒。

前些天我回曹县,和几个朋友开车去 看万亩荷塘,在乡间遇到一个烧饼摊。朋 友忍不住下车买了几个,再上来,满车都是 烧饼香味,大家一个个直咽口水。我说:"要不,咱们停下来,在路边吃两口再走?"田野里的麦子已经发黄。那天,我一边嚼着烧饼,一边看着金黄的麦浪,心想:"这一茬丰收,能做出多少烧饼啊?"

我读初中的时候,还吃过一种吊炉烧饼。铁锅一样倒扣着的炉子,上面缠着粗粗的锁链,卖烧饼的老者在一旁用力拽锁链,炉子就吊了上去,里面贴着一个个金黄的烧饼。和别处的烧饼不同,这种烧饼个小,却厚实,有一种独特的咸香。我吃过很多次,后来那家店不见了踪影,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吊炉烧饼。

曹县的烧饼,不光可以单吃,还可以夹 上各种内容,尤其是夹进曹县的名小吃,更 是无比美味。比如曹县的烧牛肉,工艺十分 讲究,把牛肉先腌再炸,最后再煮。腌,用秘 料;炸,用香油;煮,用老汤。这样做出来的 烧牛肉,每一根肉丝都有滋有味,趁热切上 几块,夹在烧饼里,好吃极了。除了烧牛肉, 羊肉垛子也极适合用来夹烧饼。羊肉垛子 制作工序很复杂,因为对温度有要求,人冬 后才能制作。制作时,先把羊肉煮好,等自 然冷却后,压成一个大肉块,再用刀切成薄 片,夹在热烧饼里,口感冷热混合,酥软香 脆,吃起来十分美妙。在曹县,凡是卖烧牛 肉和羊肉垛子的地方,旁边一定有烧饼摊, 可以先买了烧饼,再去夹肉,一个烧饼夹上 一二十块钱的肉,就能美美地吃一顿。

这几年,曹县发展迅速,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。有一次,我回到家乡,买了一个烧 饼,夹上羊肉垛子,边吃边感慨,不管我去 到哪里,也不管曹县如何变化,在我心中, 家乡永远是不变的美食中心。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

本社社址: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:rmrb@people.cn 邮政编码:100733 电话查号台:(010)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(010)65368832 广告部电话:(010)65368792 定价每月24.00元 零售每份1.80元 广告许可证:京工商广字第003号